

鬼屋

●
阿真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24
804-C2

鬼屋

阿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农干院 B0031829



BCH 69/09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鬼 屋
阿 真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 1/4 插页2 字数232,000
1991年9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200

ISBN7-5306-0788-X/I·703

定价: 6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山东沿海的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。

十七岁纯情少女刘海星，初中毕业告别寡母，来到海带养殖场。鬼屋在悬崖上高高耸立着，她怀着好奇心窥探鬼屋的秘密，却发现自己的母亲与人私通。继而，一个女孩子在鬼屋自焚，一个女孩子因鬼屋而疯……她也不得不离开鬼屋而逃向茫茫的大海。鬼屋，做为众多人物命运的连结点，寓含着对盛行一时的极“左”路线的批判色彩。

引 子

漂洋过海，我又回到了这里。鬼屋——这个在异国他乡曾使我梦萦魂绕的地方，已不复存在了；故乡那些与鬼屋有着种种关联的人们，也都一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妈妈、改改、宋小青……可我还活着，用海菜嫂子的话说：“真象一场梦啊！”是的，我是那场恶梦的唯一幸存者。而且，是在“做鬼”多年之后，突然出现在故乡；而且，还是以南朝鲜某大跨国公司经理秘书的身份……这，难道就是那神秘莫测的鬼屋的魔力所致？

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。操着乡音的镇长口口声声喊我“刘小姐”，国家开放搞活的政策，使这个地处胶东半岛最东边的沿海小镇变得文明高雅起来，彬彬有礼的接待和谈判桌上的谦辞尊语，代替了我自童年时代起就听惯了的渔民们的粗鲁言谈。为此我激动万分，禁不住热泪盈眶了。我不是什么刘小姐，我是鬼屋里出生的孩子，我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，这里是我的故乡啊！哦，我多想听到那种带着海浪回音的粗犷呼唤：小——海——星。然而，不可能了。记忆是那么遥远，遥远……

是的，鬼屋早已在海边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。而我依然在残壁断垣和萋萋荒草中走着，寻找着，追寻我少女时代的足迹，追寻我的青春、初恋和理想之梦，追寻我失落在这里的欢笑和泪水，追寻发生在鬼屋里那些扑朔迷离的故事，也追寻那些曾给我的少女之心带来美丽憧憬和突兀迷茫的往事……我在废墟上走着，走着，猛地，我的双脚被钉住了。一座低矮的石碑赫然撞进我的视野：七仙湾青年养殖场场长陈光同志之墓。怎么，他也死了？我听见我的心一阵狂跳。这是一个我回故乡后唯一不愿向人们提起的名字，想不到这名字竟已刻在了墓碑上。

我在墓碑前久久地伫立着，心潮象海浪般奔涌着，眼泪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海菜嫂子告诉我，陈光是在我“死后”不久的一天，不小心从鬼屋后的悬崖上掉下去的，当时，海浪很大，他又不会游泳……总之，纯属一场偶然发生的事故。

我默然。我只能默然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鬼屋已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。可对我来说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却仿佛就在昨天，昨天……

——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夏天。那一年我十七岁。

象不少渔村孩子一样，我是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的。据说，在得到父亲下落不明的消息两个月后，我才出世。因此，我不可能认识我的父亲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弟弟妹妹了。

孤儿寡母，在我们那个渔村，并不显得多么凄惨。战争和大海每年都要无情地毁掉一些美满的家庭。海楞子的爹牺牲在淮海战场上，敏姐的父亲则是在一次风暴中葬身海底的……我的父亲呢？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懂。大概只有妈最清楚。但我从没向妈问个明白，我已习惯了这种生活。跟着母亲上山、赶海，泥里水里，结结实实地长成了个野巴巴的海边姑娘。我从没得到过父爱，所以，也从没有过这样的渴望。这些年，虽然我一直穿补丁摺补丁的衣服，难得做一件新的，但，我很快活，爱唱爱笑，就连哭也是痛痛快快的。有妈妈在，我还奢望什么呢？

靠着村里的帮助，我们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全都进了学校，自小学到中学，一直免交学费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热乎乎的。眼下，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，同学们都在谈论着升高中、考技工学校什么的，我却被一个地方吸引着。这地

方离我们村十几里路，名叫七仙湾海带养殖场，是由县里筹建的，场里的主要领导也由县直接选派，全部招收本县应届高初中毕业生。我不想上高中，母亲供我上初中已经够艰辛；我离不开海，海滩是我童年的摇篮。我觉得七仙湾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。

我自作主张到“七仙湾青年养殖场”“招工办”报了名。由于我离招工限定年龄还差一岁，费了半天工夫，软磨硬缠，人家才答应收下我。不过，还留下话，让我回家同家长商量一下。呔，妈什么事都听我的，这个家由我说了算。

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啊！在我们这个年代，谁不渴望过集体生活，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呢？

我连蹦带跳地跑回家，我得赶快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妈啊！

我推开院门。妈正在拾掇院里的家什。

“小星！”她惊喜地迎上来。妈对我总是亲不够，我才几天没回家呀！

我边呼呼地喘着气，边把报名去七仙湾养殖场的事讲给妈听。

“七仙湾不就在鬼……鬼屋……”妈的脸色霎地变了，嘴唇哆嗦着说不下去了。想不到“鬼屋”会把妈吓成这个样子。

关于鬼屋的传说，我知道得并不比妈的少。打从孩提时代起，它就象一个恶魔的影子，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淘气的时候，邻居们动不动就说把你丢进鬼屋，我便吓得不敢

吱声了。海菜嫂子告诉我，鬼屋建在海边的悬崖上，是为所有溺水而死的人建造的房子。人死后，那鬼魂便攀上悬崖，藏匿在里面。一到夜晚，鬼屋里面就哭声连天，吓死个人；就连白天，也时常有鬼影晃动，赶海的人都不敢往那边瞧。海楞子哥的妈说得更悬，她点着我的鼻子尖说，小星啊，你别太倔了，鬼屋那地方光招倔女人去，俺村里一个嫂子，就是好和人犟嘴，好端端的，在鬼屋边的悬崖上掉进了海里……还有一个闺女赶海回来，被鬼屋跑出来的一个男鬼追了半里地；一个半大小子被鬼屋里一个穿白衣服的女鬼缠上了，在海滩上睡了一夜……我听着，就吓得要命，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在黑漆漆的街上走着，总觉得四下里都有鬼影在晃动。然而，现在我毕竟是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了。我学了唯物主义，我是无神论者。理智告诉我，关于鬼屋的传说全是迷信。

“妈，你怕什么呀，鬼屋又不能吞了我！”我忍不住想笑了。

不料，妈越发慌了：“小星，那地方你万万去不得！”妈的口气变得又坚决又生硬，“我说不能去，就是不能去！”简直不容我辩解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还从未这样对待过我。妈的性子太软，再加上对我的宠爱，几乎什么事情都依着我。可这会儿……

我委屈极了，便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。

“小星，不是妈不让你去，要是养殖场建在别个地方……”妈的口气软了下来。

“去养殖场的又不是我一个女孩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！”

我边哭边嚷。

妈不再说什么了，撇下我独自做活计去了。

我无计可施。我简直不知该拿妈怎么办。让我打退堂鼓，放弃去养殖场的念头，真比登天还难。我可不是那种喜欢变来变去的女孩，更不是一两句好话就能哄得回心转意的女孩。

我决定绝食。

我整整饿了一天。虽然肚里饿得咕咕叫，但我依然坚持着。第二天早晨，妈黑着眼圈站在我的床前，端详了我半天，才喃喃道：“你起来吃饭吧！我同意了。”

我嗖地从床上跳起来，搂住了妈的脖子。

妈竟小声啜泣起来，那情形仿佛我会一去不回似的。十七岁的我头脑简单得如同一张白纸。妈一答应，我便欢天喜地地又唱又跳，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妈的反常态度。事过多年之后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我想如果我能动动脑筋，如果妈死也不让我去，我们母女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的呢？

遗憾的是命运已替你安排好了，你无法摆脱。苦难之神想将你死死地扼在手心时，往往先抛出欢乐之神来引诱你。

在一个美丽如画的早晨，我背着妈亲手为我备好的小行李卷儿，踏上去七仙湾养殖场的路。

妈把我送到村外，我看见她那忧郁的脸上，露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。

我弄不清她的心思，简直不知道该对她说点什么好。

“妈，养殖场一休假，我就回来。”我说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妈，你回去吧！我又不是出远门。”我说。

她又点点头，却站着一动不动。

我没办法了，只好迈开大步往前走了。

就在这去七仙湾养殖场的路上，我遇见了改改——我新生活开始的第一个朋友。

二

高高的礁石上，面对大海兀自立着一个少女。她头戴白色太阳帽，身穿白色连衣裙，海风吹着她那高高盘在头顶的柔软的发辫，俨然是一尊海的女儿的雕像。

我为这美丽的背影惊叹不已，禁不住瞧了瞧自己。天哪，我是不是健壮得有点过份了？胸脯鼓得这么高，胳膊黑得象碳棒，粗手大脚，唯有两条腿还不算坏，可它老是长个不停，害得妈成天忙着给我接裤脚。

打量完自己，我又仰头去看那少女。

“喂，你是谁呀？”我大声问。

少女缓缓回过头，冲我嫣然一笑。

我敢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。她简直就是一只白天鹅，不，比白天鹅还要漂亮。粉嫩的脸蛋儿，白皙的脖颈，洁白晶莹排列整齐的牙齿，细眉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，充满了忧郁的神情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反而更具一种魅力。

她体态轻盈地走下礁石。

我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你不是我们海边人吧？”

她不满地瞪着我：“你猜错了。”

“可你这身打扮……”

“我这就扔掉它！”

不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她便摘下太阳帽，象玩戏法般嗖地抛向大海；紧接着，又动手脱连衣裙……

我呆了，傻了。难道这么个美人儿是个疯子？我吓得哆嗦了一下，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冲上前，紧紧地抱住了她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她恼怒地喝问道，那语气、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我气呼呼地反问她的。

“我？”她挣脱开我的手，脸上露出羞赧的红云，“我要同从前的我告别。”

“同自己告别？”我惊讶地望着她。

她将那件白色的连衣裙扔在地上，从礁石边的一个旅行包中拿出一套蓝色的工作服穿上，对我说：“别问我，至少现在别问我。”

穿上一身蓝色工作服的她，似乎比刚才更精神了。当我得知她也是到七仙湾养殖场报到的初中生时，便和她一见如故。老实说，我很喜欢她，非常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。我们来到离养殖场不远的一片小树林旁，她突然停下脚步。这时，从我们的前方传来一声很不友好的喊声。

“韩娜娜，你要迟到了，还磨蹭什么！”

她一愣，丢下我，撒腿就往前跑。

我只好追上去。在小路的拐弯处，一个矮小干巴的姑娘气呼呼地站在那儿。仿佛我们挡住了她的路。

不用问，那喊声发自她的喉咙。

“宋小青，我已改名字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叫改改。你看，我穿这身衣服象个养殖工人吗？”她站在叫宋小青的姑娘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。她的神情颇为激动，黑亮的眸子闪闪发光地望着宋小青，脸上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

我也不由地紧张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素昧平生的宋小青的脸，我多想听她说：这衣服你穿着真好看！你真不简单啊！但从那张黑黄的小脸盘上，我看到的却是冷峻和决绝。

“改改，哼！”宋小青眨了一下小的眼睛，发黄的眼珠射出一束嘲讽的光来。她冷笑了一声：“改个名字有什么用？这能脱骨换胎吗？”

韩娜娜，或者说是韩改改哆嗦了一下，天鹅般美丽的颈项软软地耷拉下来。

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。

我怒不可遏地质问宋小青：“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？”

宋小青并不直接回答我的话。她斜睨着我，很严肃地问我：“你家是贫下中农吗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我恼火透了。

“你家在旧社会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那，你也可以这样对待她，有恨她的权力。”宋小青的目光复又转到了改改身上。

改改的脸变得灰白，头垂得更低了。我想如果脚下有个

窟窿的话，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。

“这么说她出身不好？”我眨眨眼睛，立刻明白刚才她为什么要“同自己告别”了。

我不知所措地望着她，很想替她反驳几句，却一个词儿也想不起来。

宋小青的语气缓和了些：“在我们安城镇，她那一家子人可是臭名昭著的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只想告诉你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人。”

我讨厌她这种教训人的口气：“怎样对待她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指手划脚的。”

宋小青对我的抵触情绪并不理会，她摆出一副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架势：“真是个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海星！”我气乎乎地回答。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你呢？你凭什么盘查我？”

“不是盘查，只想了解一下。因为，因为我有可能当你们的领导。当然，暂时还没定下来，不过，肖勇副场长说有这个可能。所以，我想先了解一下情况，免得场领导问起来，一无所知。好吧！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宋小青。今年二十一岁，原是第三中学高中部的应届毕业生，在校期间担任过团支部副书记，兼管韩娜娜所在的初中部三年三班的团小组。我家庭出身是贫下中渔，伯伯牺牲在孟良崮战役中，叔叔被还乡团活埋了。”宋小青莫名地狠狠地瞪着改改。

我惊异地发现改改那秀美颀长的身材，在宋小青的面前突然变得矮小弯曲了。

我不无怜悯地看着改改，用一种淡淡的语调对宋小青说：“你最好叫她是改改。”

宋小青不情愿地点点头：“好吧！我倒不是为了尊重她，而是为了不使大家弄混。”

改改这才抬起头。她那白皙的脸上淌着晶莹的泪珠儿，要不是用牙齿死死地咬着嘴唇，我相信她会哭出声来的。

这局面太令人难堪了。要是我是改改，我会怎么样呢？我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。

“刘海星，你应该去场长那儿报到了。”宋小青的话听起来毫无感情色彩，简直象下命令。

“场长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哟，下了这个坡你就看见了，前排第一所小房子就是场长办公室。”说完，她又告诉我，场长陈光是革命军人出身，很讲究军纪，所以，进他的办公室时，必须先报告。我想，这儿又不是军营，干吗要那么正正规规的。但看到宋小青那不耐烦的样子，也就没说什么，独自向场长办公室走去。

场长办公室的小屋，大敞着门，一群男男女女从屋里走出来。

天哪，我真迟到了。也顾不上同这些不相识的男女工友打招呼，就急慌慌地往前闯。

“哎，刘海星，你怎么才来？”

我一抬头，见同村的同学马有贵正站在人群中朝我招手，我只得走过去。

马有贵拉着一位高个子青年走出人群：“喂，刘海星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他？他是谁呀？”我歪着脑袋，仔细地审视着高个子青年。咦，还真有点面熟呐。在哪儿见过？

不等我想起来，高个子青年就忍不住作了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李辉。”

“噢，想起来了。”我野巴巴地嚷道：“你是七中的学生会主席，我听过你的学雷锋先进事迹报告。”

前边的人群中有人回过头来。

马有贵嗔怪地瞪了我一眼：“嘘，你不能小声点吗？”

“我就这么个高嗓门，有什么办法？”我吐了吐舌头。

李辉笑了起来：“你唱歌肯定很好听，今晚开晚会时，请你唱歌怎么样？”

“开晚会？真的吗？”我高兴得就差没蹦起来了，“我最爱唱歌啦！我是我们班的文娱骨干，哪回演节目也没少了我。”

马有贵又小声嘟噜起来：“你就不能谦虚点儿？”

“这是事实，又不是自我吹嘘。”我鼓着嘴巴，真有点生气了。

“嗨！嘴上挂油瓶了。”李辉笑咪咪地望着我，“我向你保证，今晚我第一个请你唱歌还不行吗？”